

奔腾的东流河

陈大斌



奔腾的东流河

陈 大 斌

奔腾的东流河

陈大斌 著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1 1/2 插页2 字数209,000

一九七五年五月第一版

一九七五年五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72·512

每册：0.69元

毛主席语录

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。

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，它的出生，
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。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反映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中篇小说。

一九五三年春，正当我国农民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“组织起来”的号召，积极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时候，淮北地区东流河一带，突然下了一场罕见的黑霜。东流河村的互助组员和贫下中农们，在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一面进行抗灾；一面和隐藏的阶级敌人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，进行了激烈、顽强的斗争。他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终于战胜了敌人，取得了胜利。

本书以高昂的革命激情，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通过生动的描写，批判了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右倾思想和资本主义倾向。并着力塑造了互助组长赵大水、老贫农老洪奎、赵大娘和青年社员赵红梅、张秋分等英雄形象。

作品语言朴实、流畅，有生活气息。

目 录

引 子	(1)
第一章 春天的寒霜	(4)
第二章 贫农的志气	(105)
第三章 战地春光	(194)
第四章 风雨黎明	(280)

引 子

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，南有浩浩长江，北有滚滚黄河。在这江河之间，有一条大河，从雄踞中原的桐柏山东麓流出，穿山越谷，奔向东方，浩浩荡荡一泻千里。它流过坎坷的山丘，流过坦荡的平原，进入碧波万顷的洪泽湖。然后水分两路；一路南下入江，一路东去入海。这就是淮河。在淮河北面，有一片绿茵茵的土地，这就是千里淮北大平原。

在淮北平原上，要找个山丘，可真要跑死快马，可要想找条飞帆行船的河道却低头就是。大平原上河流纵横，沟沟渠渠密如蛛网。在淮河北岸有一条支流，它发源在一片荒草湖中，汇集了方圆上百里的大小河沟水渠，先是自北而南，半途中到了一个地方，突然一拧身子，折了个大弯子，掉头向东，满河清水滚滚东流，沿河的人们给它取了个极为朴实的名子：东流河。就在这东流河向东拐弯的地方，左边河岸上，有一个五十余户的村庄，它也因河得名：东流河村。

东流河村中间，有座河神庙。早先在东流河村，除了地主吴正贤、富农吴士富的宅院之外就算它是上等的建筑了。这座庙，只有一座正殿，两座厢房。前面是一

座四角翘起的门楼。“河神爷”高踞庙堂，上百年来，忠实地维护着地主阶级和暴虐的洪水对劳苦人民的统治。土地改革的革命风暴中，人民打倒了地主阶级，也把那河神爷的泥坯神象抛进了东流河。留下的河神庙，却成了东流河人民政权的办公处。开初是村公所，土改时是农会所在地。之后，那门楼的墙上挂起了“东流河农业生产合作社”的大牌子。革命在发展，历史在前进。眼下，这里已是金桥人民公社东流河生产大队队部了。

就在东流河村南河岸下面，东流河转弯的地方，由于河水冲刷，年积月累，在河左岸形成了一块不小的河滩。因为它在村子南面，东流河人都叫它“南滩”。每逢汛期，整个南滩都淹进滚滚的洪水之中，汛期过去，到秋冬间河水下落，南滩又坦露出来。满滩是一色的淤泥地，不上粪也长好庄稼。可是它却一直荒芜着。满滩上长着参差不齐的芦苇、蒿子、茅草和扒根草，中间夹杂着几十年也不见长高发粗的歪巴老柳树，刺槐棵子，更使得南滩荒凉冷落。夏秋间大水上来，满滩是蛤蟆的世界；冬春里，茅草荆棘丛中是野兔、地鼠、獾子的乐园。从什么时候起南滩就这么荒芜着？连那些白了胡子扶着拐杖的东流河的村史家们也不了然，只说：我穿开裆裤子的时候就这样。自然南滩还有它无数神秘离奇的传说故事。不过，那有什么值得说道的呢？历史已经揭开了新的篇章。

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东流河大队，现在

是全县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，昔日荒凉的南滩已经变成了丰产田。东流水明亮清澈，滚滚东去。沿着河床，一条三里长堤护围着整个南滩，堤岸上一行垂柳，映着蓝天白云，随风飘荡。东流河生产大队每年都把金灿灿的粮食送往国家粮库，送粮车子排成行，鞭声歌声震天响。

看了这一番景象，谁都说南滩变了。可是长堤是怎样修起来的？南滩又是怎样变成米粮仓的？说起这些，那可是有许多动人心魄的故事。东流河人民开垦南滩的历史，经历了新旧两个时代，经历了无数场风风雨雨。在一九四三年秋后，东流河村的贫农们踏上南滩，用铁铤、抓钩，开创了东流河人民开垦南滩的历史。可那次，留下的只是惨痛的记忆。至今，东流河大队党支部书记赵大水身上还留着那年的伤疤。解放后的一九五三年春天，赵大水带头组织起东流河村的第一个互助组，他们又走上南滩开荒打围。这年的春天，东流河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怀的。也是这年春天，东流河沿岸落了一场黑霜，东流河村经受了一场更加严酷的阶级斗争考验。

现在，就让我们从一九五三年春天的东流河酷霜之后，开始我们的故事吧！

第一章 春天的寒霜

一

进了农历三月，春风一阵暖似一阵。等过了“清明”，淮北平原上，已是绿茵遍地的盛春天气了。桃花、杏花早已先后开过，绕着村子，沿着路边或河道，各种树木已经枝青叶翠。野地里，嫩草丛中，一些报不清名目的杂花，也迎着温暖明丽的阳光，露出了五颜六色的花朵。大地经过庄稼人辛勤的修整，换上了崭新的春装。春播的高粱、玉米、谷子已经下种，承受着雨水滋润，将要出苗。绿油油的麦苗，迎着春风悄悄地舒展身子，要开始拔节了。

谁能料到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天还会降霜呢！

昨天傍晚，刮了一阵西北风。掌灯时分，风住了，可天却异常地冷起来。人们吹灯上床之后，冷风透过门窗的缝隙，涌入千家万户，人们裹紧了被子还是觉着冷。上了年纪的庄稼人，觉着这天气实在是怪。他们再也躺不住了，披上棉衣走到院里。没有一丝风，可空气却象冰一样的凉，寒森森的，逼得人直打寒噤；抬头看看天，天朗气清，星斗满天……“哎呀！——该不会落霜吧？”人们提心吊胆，回到床上，再也睡不着了，侧耳

等鸡啼，睁眼盼天明……

天一咙明，家家的房门、院门就吱呀光朗地响着。人们推开门一看，一下子愣住了。有些人竟失声喊道：“啊呀，不好！”只见院子里房顶上，柴草垛上，落了一层厚厚的白霜。

“麦子怎样了？”人们争先恐后地奔出家门，涌出村外向各自的麦田跑去。广阔无边的麦地里，一夜之间变得发暗了。人们蹲下身子，伸手扶住麦苗仔细察看。只见原来向上挺拔的麦叶子，齐刷刷地低垂了下来，麦子遭了霜冻，整个麦地象让开水烫过一般。

“黑霜打了麦子了！”消息象冷风一样，转眼间就传遍了东流河村的各个角落。

东流河村的贫农们，在旧社会惨遭地主阶级的压榨，挣扎在死亡线上；解放后，这一带又连遭水旱灾害，庄稼减产。一九五一年冬天，土地改革后，头一茬春庄稼遭了水灾；眼下，这季麦子又遭了霜打；土改前，要吃国家救济粮，翻了身分了地，还要吃国家救济粮！他们脸上烧，心上疼啊！去年秋上，各家都憋足了劲儿，备足了粪，要种好麦子。麦子出土后，苗儿茁壮，去年冬天又下了一场大雪，庄稼人只希望今年有一季好麦收，多交爱国粮，报答共产党、毛主席的恩情，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。谁知这热切期望，在一夜之间完全破灭了！

黑霜震动了东流河，也震动了赵大水的互助组。组员们看看霜打了的麦苗，心里难过；他们看着麦子，同时也惦记着南滩上那块新开的滩地。在赵大水的带领下，全组劳力在淮河工地苦战一个冬天，开了春又下了南滩开荒整地。男女老少齐上阵，终于在荆棘茅草丛中开出了十五亩滩地。几天前播下了高粱。按计划，明天就要集中全组劳力打围堤，护卫这新开的土地。可是这场黑霜毁了遍地的麦子，眼看这春荒又要连上夏荒，互助组的难处更大了。这围堤还打不打？要是不打，不用说夏季洪水下来，也许不用等到夏季，只要赶上一场春汛，整个南滩就会被波涛吞没，这块地也就白开白种了。损失十几亩庄稼事小，可损害互助组威信事大。这条不长的围堤，在赵大水互助组组员们的心上，比百亩田千亩地还要金贵！赵大水在全组大会上一遍又一遍地说：

“打起这道堤来，就说明咱们集体力量大，就显示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哩！有那么一种人，瞪圆了眼珠子看着咱们，妄想咱们垮台哩！”

在这紧要关口，互助组长、东流河村长、党小组长赵大水，正巧不在村里。他大前天就去参加全县的农村互助组、合作社经验交流会了。赵大水领着全组闯过一道道难关，大伙儿都说他是个有勇有谋的硬汉子，跟他在一块儿就心里扎实，腰杆儿硬。眼下这黑霜打了麦子，赵大水却不在大伙儿身边，互助组的组员们心里焦急，巴不得赵大水一步跨回村里。

大伙盼着大水快回村，赵大水在县里也急着要回村。

紧张的一天过去了。太阳收尽了西天上最后一片彩霞，大平原笼罩在苍茫的夜色之中。遥远莫测的天幕上，无数颗星星在闪亮，夜风缓缓地飘过村庄、田园。鸟不鸣，狗不叫，淮北大平原上农村的春夜，竟是如此的恬静、安谧。

就在这时，县城通往金桥镇的大道上，有两个人，在匆匆赶路。一个高大魁伟，一个矮小精悍。他们并肩而行，边走边谈，十分亲热。那个矮个子的叫余田，是金桥乡南流沟村副村长。别看他个子小，可生就一副大嗓门，谈起话来嗡嗡响。碰上不顺理的事，张口就“通通通”地一阵炮，直到对方认输为止。大伙儿都亲切地喊他“小钢炮”。跟“小钢炮”结伴的就是赵大水。

赵大水身高肩膀宽，粗胳膊粗腿，一双大脚片，从小没穿过鞋，走路下地全是打赤脚。脚底板磨的象块铁板，多少次过蒺藜地，那蒺藜都被他踩断了刺，缩进泥土里。大伙都说在大水面前没有走不过去的路。余田虽然也是一副铁脚板，可是要紧跟着赵大水走长路还是挺吃力的。不过，他还是很高兴，因为他十分敬重大水。他觉着大水志大，干劲足，又乐于助人，跟他谈话能心贴心地谈。他的话能给人鼓劲儿，象盘红炉似的暖人。跟他一起走路，能使人快走猛跑，跟他一起干活就能多出

活儿。在余田眼里赵大水就象铁路上跑的火车头，能带动别人一起飞跑。余田跟大水同岁，也是当地解放后第一批入党的共产党员。他和大水有着共同经历，都是苦水里泡大的。赵大水生下来没有满月，东流河就发了大水。河水漫出了河床，村里家顶家进了水。村头大场上的麦穰垛，和有些人家的水缸、案板、锅、盆都被水飘了起来，满院满街打转转。大水被他娘抱着躲在河神庙的屋顶上，蹲了三天三夜。等水下去后，家里房子泡倒了，没搬出的东西全被水飘走了。他爹在剩下的一面山墙下，搭起一间茅草棚子。赵大水就在这草棚里过了满月。他娘说：“满月啦，给孩子起个名子吧。”他爹看看被洪水淹没的家园，皱着眉头说：“真是个苦命的孩子就叫大水吧。”

赵大水在苦水中泡大，在苦难里长成人。解放后，他分了房子分了地，翻身做了主人，干活时浑身有用不完的力气，赶车上陡坡，牲口拉不上去，他不哼不响，弯下腰，用肩膀顶住车后帮，一咬牙，就帮着牲口把车推上坡去。在治淮工地上，都是两人抬一筐土上大堤，他恨不得立时实现毛主席“一定把淮河修好”的号召，担上两个大筐跑，是金桥乡民工团里有名的“双筐将”。他有猛劲，又有股子稳劲，遇事沉着，爱学习钻研。解放前是个“睁眼瞎”，解放后上了两个冬天的“灯学”，现在打开报纸、文件能看，拧开钢笔能写信、记笔记。他做工作一稳二狠，什么任务交给他，都不用领导费心。

老田刚到东流河开辟工作时，地主、匪霸和反革命势力还很嚣张，半夜里常有半截砖头飞进窗里，有人放口风要杀赵大水全家。赵大水眉毛不皱，一把菜刀揣怀里，针锋相对地和敌人斗争。村政权一建立就被选为村长，土改时兼任农会主任。土改后村里成立了党小组，他当了党小组长。去年，他和老洪奎等带头组织起东流河村的第一个常年互助组。今年春天，顶着春荒下了南滩开荒打围，这就更让余田敬佩了。前天他跟老田一起来到县城参加县委召开的农业互助组、合作社经验交流会。南流沟没有组也没有社，因为余田几次要求办组，所以老田特别让他列席学习。他们在会上，听了兄弟组、社介绍的经验和教训，又参观了县委在东三铺乡试点的“星火”农业生产合作社。会议本来还要再开一天，昨天黑夜全县大部地区遭了霜冻，县委决定会议提前结束。今天上午县委书记作了总结报告，号召全县共产党员，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指示，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，依靠贫农，团结中农，大力办好互助组、合作社。县委书记说：“这是今后农村工作的最重要任务”。接着县委书记又讲到这个县解放几年来连续遭灾，现在正在春荒时期，又来这场黑霜。县委号召代表们，回去后把救灾工作和互助合作结合起来抓。发展互助合作，是农民战胜灾害，提高生活的根本出路。

赵大水和余田听了总结报告后都急着要赶回村去。县委一宣布散会，他们等不及吃晌午饭，到食堂领了干

粮。本来约好乡党支部老田和他们一路回去，可县委临时通知老田留一会儿。大水就和余田一起动身往回赶了。

他们走在县城小巷的石子路面上，心早已飞回村里去了。他俩虽在一起开了几天会，一起说了那么多话，余田还是有许多话要向大水说。等出了县城，余田喊道：“大水我跟着你走，可是要取经呀！”

大水笑了，说：“我们东流河也不先进呀！这次会上更看出差距了。你看人家‘星火’社干得多棒！”余田知道大水心在想办社。便问道：“大水，你是想办社了吧？”大水说：“准备条件吧！反正得往前走呀！毛主席把路给咱指明了，咱们要下力气干啊！”余田听着，心里更热火了，同时也感慨起来：“我们村就缺个挑头的！要不互助组早办起来了。我们那个村长呀，斗地主时还满有劲儿，现在一搞互助合作呢，人家撒手不管了，心只在自己家那几亩地上转了。”

大水听着说：“看样子你们村党小组里还有不同意见哪，这得一起好好谈谈啊。”

“谈啥呀？去年冬天听说你们要开滩，我们就想办互助组。说开个党小组会吧，人家抬腿上乡里，请来了刘副乡长。老刘往会场一坐，就向我脑袋瓜上敲开了棒子：‘你失败了还不甘心呀！’啥叫失败呀？就是去年春天我们成立了个渡荒的副业组。村长不支持，我们村又是刘副乡长管的片，人家上下通气，左右看我们那个组不顺眼。不支持不说，还尽找岔子，加上组里头人心不

齐，一收了麦子就散了。你看，你办的时候，他不支持，等你出了事，他算抓到了棒子把啦。你再要动动，他就伸过棒子来敲打你。”

说到副乡长刘正祥，大水心里腾地跳了一下。他在东流河村不也是干的这一套吗？大水对他早有看法了。不过，大水还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议论过这些事。他对余田说：“这次会上学习了毛主席、党中央的指示，今后农村工作的方向更明确了，回去挺直腰杆干吧！这黑霜一下，加重了灾情，更得要发展互助合作，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战胜灾荒呀！”

余田说：“是呀，我是决心干到底啦！别看上面有人压我，可贫下中农给我使劲哩。”

“群众拥护，就象大树扎牢了根子。我看你们的互助组该成立起来啦。”大水说：“等你们成立互助组时，我倒想给你介绍个组员。我们村的刘标住在你们村他妹妹家里，孩子小劳力少，日子过的艰难。让他们入了组，好有个靠山。本来，去年我就去请刘标回东流河村入我们组，可是他嫌一个人单独住不方便，就没回来。这就把难题留给你们了。”

“这是我们应当办的呀！刘标大叔在我们村表现的不错。刚才我说老贫农支持我他也是一个哩。”

走一路谈一路。太阳一会儿从正南移到西方，等天黑下来之后，他们已经来到自己家乡的土地上。余田说：“伙计，我快到家了，前面该岔路了。跟你一块走真